

“趣味”的维度：在审美与道德之间

——《论趣味的标准》读书报告

《论趣味的标准》（Of the standard of taste，以下简称《标准》）¹是大卫·休谟在美学领域的代表作之一。休谟这篇文本从“趣味”在经验层面下的常识性理解入手并过渡到对于审美趣味标准的探讨，“继承了夏夫兹博里和哈奇森关于审美标准的观点，又对当时苏格兰学者对于趣味标准的争论进行了一系列的梳理”²，对于“趣味”（taste）概念的成熟以及人类对于审美能力理解的延伸都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休谟本人是英国经验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，本文也鲜明地体现出其立场：哲学并不来源于虚假的道德说教，而是建立在经验与观察之上的“人的科学”。如果要探讨审美趣味标准的可能性以及存在形式，则必须首先从人类的生活经验中寻找答案与证据。但同时休谟也并没有止步于之前经验论的固有立场，而是在分析中引入了更具原创性和启发性的内容，如从趣味具有“道德规范性”这种模糊的性质发展为明确指出存在评判审美趣味的标准。

令笔者感兴趣的是，休谟对于“趣味”的理解并不符合现代人的直觉。《标准》在内容上并不只关乎审美，也关乎道德。正是在休谟的另一篇文本《道德原理探究》，他明确指出了“趣味是我们对于自然美和道德美判断的源泉……当我们判断一件艺术作品是否美丽或者一件行为是否有德时，我们相信趣味，而非理性”³。很明显在休谟的立场下，对趣味的运用同时给予了判断美丑和善恶的能力，因此道德和审美能力二者具有一定同构性。

因此在报告中，笔者首先将简要梳理文本的内在逻辑，重点关注“趣味”在道德和审美判断中的运用；之后结合经验主义的发展，简要说明休谟的立场下“趣味”这一概念的特殊性、蕴含的内在困难以及可能给予的回应，并对休谟处审美与道德的关系提出个人的思考。

¹ [英]大卫·休谟：《论趣味的标准》，引自[英]大卫·休谟：《论道德与文学》，马万利、张正萍译，杭州：浙江大学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92-114页。

² 董霏稔：《休谟论趣味标准》，武汉：湖北大学，硕士学位论文，第1页。

³ [英]大卫·休谟：《道德原理探究》，曾晓平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1年。

一、内容提要

休谟在文本一开篇便基于经验点名了“一个个人都能发现的明显事实”：世界上的趣味千差万别，并且差别实质比表面还要大。人们可能会因为趣味上的对立发生龃龉，甚至称呼对方为“野蛮人”；而在观念与科学的领域中，分歧往往通过适当的沟通便能解决，人们也更容易达成一致结论。

休谟转向了对于道德伦理规范的讨论⁴。他首先反对的便是将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归功于“清醒的理性”，因为各个时空中的人类似乎都会称赞正义、仁爱等普世价值。他指明这些价值的一致性仅仅是语言的特性，因为这些道德律令的提出仅仅是“这些术语本身所蕴含的含义”，而在实际活动中可能完全迥异：《古兰经》中也有平等、正义等褒义词汇，但它们都仅是对于虔诚信仰者而言；针对异教徒残暴、凶狠的行为，也同样可能受到赞美。

休谟接下来的探索便是针对人类社会这类“趣味”的严重分歧：是否能找到一种适当标准，为赞扬或谴责某种情感提供合法性。有一种常识性的“公理”，即由于“趣味”带来的情感只关涉其自身，而不像理解性判断一样还涉及外界事物，因此永远不可能找到这种标准。但他反对这一观点，因为对于艺术家的才能和贡献是可以形成可比性的认识的，而艺术领域也存在普遍原则。他得出结论，“尽管趣味多种多样，变化无常，但总归还有某些普遍性的褒贬法则”。

内感官的不健全会妨碍审美判断，人不能正确体会到美可能是缺乏想象力的缘故，这便解释了人类在情感上的严重分歧由何而来；尽管美并不是事物的特性，但事物中存在某种特性天生适合激发出特定的情感。这些原因使得“趣味”标准的存在成为了可能。而要确立这种趣味，一方面要诉诸“由各民族、各时代的共同认可、共同经验形成的典范和法律”，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摆脱偏见、具备天分的批评家：“摆脱偏见”要求纠正偏见对于美的情操的影响和腐蚀，而“具备天分”则要求批评家思维之健全与才能之卓越超乎常人。

休谟最后补充了两种变化的根源，“虽然不足以混淆美丑的界限，却往往让

⁴ 可以发现，在《标准》中已经蕴含了休谟的前提：“趣味”不仅关乎审美也关乎道德判断。如果并不了解休谟的主张，这里显得尤为突兀。在第二段处，休谟讨论的是“（人们）对于各种各样的美丑的感觉却常常是不同的”（The sentiments of men offer differ with regard to beauty and deformity of all kinds），之后更是以人们对写作（writing）的迥异评价为例，这里的主题很明显是审美判断。而在第三段开始，他却又过渡到对于道德规范的讨论。引自[英]大卫·休谟：《论趣味的标准》，《论道德与文学》第92-93页。

我们的褒贬程度产生分歧”：一者是每个人的不同气质，一者是时代和国家的风俗和观念。个体更容易被与其相亲和的作品吸引，也要因为时代的不同而原谅作品中存在的“思想性错误”。

二、“趣味”之历史源流：“审美”与“道德”的统合

要进一步理解《标准》文本之为美学领域里程碑式作品的原因，首先必须阐明“趣味”一词在休谟文本中的特定涵义。休谟对于“趣味”一词的理解肇始于经验主义的传统。从夏夫兹博里开始，“审美”在广义上既蕴含审美的维度，也蕴含伦理的维度：“人辨别善恶的道德感和辨别美丑的美感是相通的，两者都是人类的先天禀赋……（他）深受剑桥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，认为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道德感与美感和天地宇宙相互激发，同声相应。人正是通过审美来协调自身利己本能，道德完善的人身上体现出至高的审美趣味”⁵。在新柏拉图主义“太一—理智—灵魂”的流溢说图景下，个体的生活应当是朝向至高的秩序性生活，也是一种整体性的生活。作为个体性体现的“审美”和整体（社会）性体现的“道德”，其实质内涵是同一的。因此，经验主义的审美源流于滥觞时就打上了将“审美”与“道德”同构化的印记。

休谟本人继承了夏夫兹博里理论的基础性部分，即将“审美”作为一种感受性能力而接受下来，与当时一般视角下的“理性”加以区分：“根据这些（情感变化方面的）反应，我们进行审美判断和道德判断。就审美判断而言，我们称这种反应能力为我们的美感。”⁶但另一方面，休谟也并没有停留在单纯对于情感性因素的强调上。他明确提出了一幅关于人性的图景，在其中“理性”和“趣味”各自占据了一定位置：“理性和趣味的范围和职责就容易确断分明了。前者传达关于真理和谬误的知识；后者产生关于美和丑、德性和恶行的情感。前者按照对象在自然界中的实在情形揭示它们，不增也不减；后者具有一种创造性的能力，当它用借在情感的色彩装点或涂抹一切自然对象时，在某种意义上就产生一种新的创造物。”⁷

可以明确发现，“趣味”在现代汉语中被定义为“使人感到愉快、能引起兴

⁵ 陈昊：《休谟“趣味标准”的美学研究》，《哲学动态》，2011年第9期，第94-95页。

⁶ [美]伊丽莎白·S·拉德克利夫：《休谟》，胡自信译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4年，第75页。

⁷ [美]休谟：《道德原则研究》，关文运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1年，第146页。

趣的特性”，它似乎仅关乎审美感受，而并不关乎道德感受；在日常语言中，评价一个人是“有趣味的人”与“有道德的人”无甚关联。这实质上与休谟对于“趣味”的理解并不等同：在休谟处，“趣味”是人性中传达主观性感受的部分，审美与道德均被整合在感受性框架之内，因此个体的道德感也是“趣味”的能力。一个“有趣味的人”既可以对文学艺术作品作出精准独到评价，也可以在生活中作出符合公序良俗的选择。

三、“趣味”之现代危机：“审美”与“道德”的冲突

与休谟及其为代表的经验论哲学之立场相对应，部分观点认为“审美”与“道德”是可以相分离的。这一观点的逐渐发展肇始于伊曼努尔·康德在《判断力批判》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：“康德先是提出对自然的非规定的认识，在这种认识中，知性在理性的引导下有着非规定的应用；当把这种对自然的认识同情感相联系时，对自然的判断就成了审美判断……纯粹的审美判断的演绎通过表明审美判断的主观性便已经完成，这是对审美判断纯逻辑的解释，这确立了审美判断的独立性。”⁸但与对于美学的纯形式理解相对应的是，康德依然为审美在道德论层面留下了空间。对于“美”与“善”的关系，康德认为让我们表现地如同“艺术一般的自然的惊赞”这种“无目的的合目的性”，其不会在自己之外找到，而要回到构成存在的终极目的——“道德使命”中去。因此，“美是道德的象征”。

而现代美学的立场则更为多元芜杂，部分学者对于审美与道德分离的要求也更为激进。蔑视主义（Dismissivism）持有非道德主义的立场，审美与道德的立场不仅是不相容的，甚至二者还会相互损害，如《理想国》中对于诗人“摹仿术”的拒绝：“我们当初把诗逐出我们国家的确是有充分理由的。”⁹现代艺术的口号是“艺术蔑视道德”，应用道德这一标准本身就会对艺术作品构成玷污。现代性的先驱波德莱尔在《恶之花》中有力地证明了“恶的动人心魄”：

“无论在你统治过的至高无上的天国里，还是在地狱深处，当你失败后默默地陷入沉思，光荣与赞美都归于你，啊，撒旦！当智慧树的繁枝茂叶像一座新的

⁸ 杨道圣：《论“美是道德的象征”——康德哲学中审美与道德关系的初步研究》，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》，2000年第1期。访问地址：http://philosophychina.cssn.cn/fzxk/mx/201507/t20150713_2744034.shtml

⁹ [古希腊]柏拉图：《理想国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86年，第407页。事实上，更被接受的解释是柏拉图是站在政治而非道德的立场上对“摹仿”进行拒绝。这其中可能不关涉道德甚至美学问题；但无论如何，它依旧为蔑视主义的再解读构成了空间。

神殿笼罩在你头上，但愿我的灵魂有朝一日在智慧树下，在你的身边安息！”¹⁰



《恶之花》吴冠中，2008¹¹

另一种较为温和的理论立场是自主主义（Autonomism）。自主主义认为，审美与道德判断的相容性不能相容，或至少是不必要的。在评价艺术作品时，个体采取审美态度就已经完备，没有必要为“道德”的登场留下空间。只有很严苛的可能性下，道德缺陷会构成审美缺陷，即“道德观点使得作品在形式上不一致”¹²，道德威胁到了作品之为“艺术”本身的实存性。

总体来说，审美和道德分离性的视点逐渐威胁到“趣味”这一概念本身。既然趣味是“人性中传达主观性感受的部分”，审美和道德都是个体在趣味指导下作出的判断，二者应当至少是能够相容的，个体的审美判断至少能够部分体现其道德能力；如果“审美”和“道德”本身就无法以总体性的形式被统合起来，建构在基础概念之上的“趣味”似乎也就随之烟消云散。休谟应当如何维护“趣味标准”问题的合法性？笔者将回到休谟的文本中，探索其可能给出的回应。

四、回到休谟：“趣味”的自洽与融贯

首先笔者要指出的是，休谟的“趣味标准”理论在其人性论体系中是自洽的。在《标准》中他认为“尽管趣味多种多样，变化无常，但总归还是有某些普遍的

¹⁰ 《143.献给撒旦的连祷》，引自波德莱尔：《恶之花》，张秋红译，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2016年。

¹¹ 访问地址：https://wuguanzhong.artron.net/works_detail_brt000007600061_all

¹² 陈常棨：《审美评价与道德评价是否相容？》，《伦理学术》，2023年第2期，第111页。

褒贬法则”¹³，而文本中也多次提到诸如“创作法则”“艺术法则”这样代表标准的词语。而这一标准的来源正是来自于那些合格的批评家所给出的选择。他并没有详细去说明合格的批评家是如何作出“趣味”的选择，但给出识别他们的一些特质，如良好的感觉能力等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在人群中脱颖而出。因此，“趣味”的标准要归结于对于“批评家”的识别。“倒转”的艺术作品¹⁴从休谟的“趣味”视点而言，可能既缺乏道德价值、也缺乏审美价值，因为批评家的隐含前提正是其作出的审美判断是具有道德性的：对于批评家的要求，如器官健全(sound)等本身就有道德维度的考虑于其中。现代的艺术作品，仅仅是一种“流行”，其缺乏实质上的美学价值，因为作出评价的个体并不是“合格的批评家”。¹⁵

即便采取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，接受现代社会对于“美”之理解的巨大变化并认可相关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，也并不代表一定要放弃休谟视角下对于“趣味”的理解。这一解释空间涉及到个体如何具体理解自身审美活动。现代艺术在形式上展现出的特征，与其“道德化”是可以相容的。“形式主义论证”展现了这一点：“一件艺术作品的道德缺陷，同时也是它的形式缺陷，因为它是一种内在的不连贯。艺术作品呈现出一种道德上的糟糕立场，它会通过扭曲或粉饰它所呈现的东西来达到这一目的，而这种扭曲或粉饰根本上来说仍然属于形式性范畴。”¹⁶在这种理解下，艺术作品可以是“道德要素”匮乏的，如静物画、风景画等；但艺术作品绝不能是“反道德”或“无道德”的，因为在道德成分上的缺陷会投射至形式上，使其形式出现不连贯的“断裂”。

以上文提及的《143.献给撒旦的连祷》为例，尽管在形式上波德莱尔使用了渎神（缺乏道德）的方式，但吸引读者的并不是空洞的对于撒旦的赞美，因为任何人都能以缺乏美感的形式、使用机械性语调重复对于撒旦的赞美。作品的美学根据恰恰在于其中“道德化”的成分：对于苦难的确证（“怜悯我长久的苦难”）、对于他人的帮助（“为徘徊的梦游者遮住了绝壁”）、对于生命的热爱等。

正是道德作为构成性的成分，使得作品的形式与实质建构出内在的连贯性，

¹³ [英]大卫·休谟：《论趣味的标准》，《论道德与文学》第99页。

¹⁴ 即那些在道德和审美判断上存在巨大差异性的艺术作品。

¹⁵ 有学者指出休谟对于“趣味标准”的定义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：“趣味”的体现是合格批评家作出的判断，而批评家的合格性实质上又来自于其作出的判断是符合“趣味”的。在设定道德和审美判断的同构时也是如此：合格批评家的选取已经蕴含了这一特点了。这也是“标准”设定中的核心问题之一，由于与论文相关性小，因此笔者此处不作过多展开。可参考彭锋：《标准还是偏见？——休谟论趣味标准的批判性解读》，《外国哲学》第19期，2008年。

¹⁶ 陈常棣：《审美评价与道德评价是否相容？》，第108页。

从而使得“趣味”概念的一致性保留下来：人们在进行审美活动时的选择与道德是同构的、或者至少是存在相似性的，因为对于“美丑”和“善恶”的理解都可以追溯到人内心中主观感受的部分。这种辩护说明，呈现出“趣味”的现代艺术本质上并不脱离美学价值与道德价值的相互反映；只是由于艺术的理论扩充与形式演化，艺术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具有更丰富、也更隐秘的特征。

五、总结

休谟的《标准》深入探讨了“趣味”概念以及其标准的存在性，这一问题视域至今仍在美学领域中争论不休，涌现出多向度的特征。笔者首先梳理了文本的主要内容，发掘出休谟处“趣味”概念对审美与道德判断的统合作用，二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。进一步，对于经验论传统以及现代“艺术与道德相分离”的理论视点的陈述，展现了“趣味”这一概念目前所面对的困境；最后，笔者试图从两种基于休谟文本的路径为“趣味”作出辩护。

在现代性的浪潮中，王尔德的“为艺术而艺术”已经成为了美学领域的黄金法则。但笔者正是希望指正由此而来的误区：艺术是自足的领域并不等同于艺术是封闭的领域，个体的审美态度也并不是“游离在世界之外”的孤立态度。指出美学与道德的深层次联系，正是要求艺术作品和审美活动“如其自身”地显示出来；其发展永远与人类精神生活的其他“处境”密切相关。